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九

雜著

宗法梗槩

宗法泛論

祭法

立後法

祈父壽醮疏

多少箴

題學吃虧



鼓枰銘

雜說 三則

顧文康公禱著卷之九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宗法梗槩

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解者曰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於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爲小宗者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

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程伊川曰宗子繼別  
為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  
大宗陳埴曰宗法為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  
派寢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於源頭有大宗  
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  
則人各知敬禰也丘瓊山曰大宗一宗其繼別  
子者是也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  
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  
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

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  
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又曰禮經別子法  
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為諸侯庶子設也與今  
人家不相合今人家以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  
起家者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  
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為大宗統族  
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為  
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又曰欲行宗子  
之法須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

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自謂爲士大夫者

朝廷宜立定

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其地者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四世皆適長者一人爲繼高祖之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三世皆適長者一人爲繼曾祖之小宗某與某同祖推其兩世適長者一人爲繼祖之小宗某與某

同父推其適長兄爲繼禰之小宗如古五宗之法庶幾存羊之意云

余按禮經繼別爲宗之下止曰繼禰者爲小宗而未及言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茲瓊山先生言四宗者蓋禮方言別子之適長子爲宗宗者大宗也故遂言別子之次子不得比於大宗第自使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已意在剖白適長支庶之辨而未暇及其詳然其下卽接之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

宗百世不遷者則大宗是已五世則遷非繼  
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而何故曰大宗一小  
宗四合爲五宗其說無疑矣然大宗如樹之  
榦直下而易明小宗如樹之枝旁出而難紀  
况不遷則一定遷則屢易故愚以謂小宗之  
法宜加講焉蓋大宗每下一世有適子必有  
支子不問若干人皆各自爲小宗之祖各傳  
四世適長玄孫各得爲繼高祖之宗五世則  
遷者謂下繼高祖小宗一代又各自以曾祖

爲高祖而其故高祖祧而不祀而新宗子亦  
不得復爲四從兄弟之所宗也豈惟大宗之  
支子卽小宗之支子亦如之蓋凡爲庶子者  
皆上不得繼人而下却爲人所繼各有爲禰  
爲祖爲曾祖爲高祖之日各有屬盡而遷之  
日益遠益分益分益遠千枝萬派至不可勝  
窮焉故愚以謂欲明大宗可以無俟於譜與  
圖欲明小宗非譜圖不可者因想像其畧懸  
設空名布叙世次大都一每生二以見適庶

之辨以著小宗之原自諸侯析而為別子別子析而為小宗凡以九世為止而孰為繼禰孰為繼祖孰為繼曾祖孰為繼高祖孰為親盡而遷皆細疏於其下庶幾為欲明宗法者之一助云

宗法圖

諸侯某鼎

某適長子嗣侯

此下世世長子嗣侯庶子皆加爵

爵

其次子始封所謂別子為祖者也如爵

有弟不問若干人皆為別子準爵事

釁

釁長子始為大宗

釁長子二世為大宗

汴

汴長子三世為大宗

炯

炯長子四世為大宗

坤

坤長子五世為大宗

釁

釁次子自為小宗之祖如有弟若干人皆各自為小宗之祖又世世庶子皆如之不易疏

棟

棟長子繼禰之宗

沂

沂長子繼禰之宗

杰

杰長子繼曾祖之宗

垆

垆長子繼高祖之宗

垆

垆次子

烽

沂次子

垣

烽長子繼禰之宗

城

烽次子









灼 洙次子

聖 灼長子繼  
禰之宗

侶 聖長子繼  
祖灼之宗

璉 侶長子繼  
曾祖灼之宗

侑 埽次子

瑚 侑長子繼  
禰之宗

珠 侑次子

珮 侶次子

伙 聖次子

珩 伙長子繼  
禰之宗

璜 伙次子

培 灼次子

保 培長子繼  
禰之宗

珊 保長子繼  
祖之宗

珉 保次子

侁 培次子

珖 侁長子繼  
禰之宗

泗 樞次子

焯 泗長子繼  
禰之宗

堵 焯長子繼  
祖之宗

俊 堵長子繼  
曾祖泗之宗

玘 俊長子繼  
高祖泗之宗

珂 俊次子

偉 堵次子

珍 偉長子繼  
禰之宗

珎 偉次子

琪 焯次子

俊 琪長子繼  
禰之宗

珈 俊長子繼  
祖之宗

琥 俊次子

傑 琪次子

瑁 傑長子繼  
禰之宗

珀 傑次子

炆 泗次子

型 炆長子繼  
稱之宗

侃 型長子繼  
祖之宗

玳 侃長子繼  
曾祖之宗

玩 侃次子

俠 型次子

玦 俠長子繼  
稱之宗

玠 俠次子

坦 炆次子

倫 坦長子繼  
稱之宗

玕 倫長子繼  
祖之宗

玠 倫次子

玆 倬長子繼  
稱之宗

玠 倬次子

### 宗法泛論

程伊川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橫渠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復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

諸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

余惟宗法今世斷不能行矣然此生人大典不可以不知不知宗法是不知吾身之所自也况大宗雖非世胄之家不可立而小宗似莫之禁小宗若立雖不立大宗而大宗可尋矣余觀今世舊族大家非惟無意於宗法而譜學亦廢竊爲悼之故本古人遺說存其圖影於右以備有志輯譜以寓宗法者之一助

云

祭法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於宗子然後敢祭程伊川曰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但不得別立廟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朱晦翁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

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丘瓊山曰古者宗法  
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兄弟多有析  
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於宗子也 朝

廷宜敕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  
經事者如逮事曾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  
不得祭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  
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是亦敦本厚俗之  
一端云

立後法

宋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  
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  
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  
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  
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  
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為  
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  
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鄆人黃潤玉曰古者小  
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

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庶民不知凡支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丘瓊山曰古人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後蓋古禮也

親藩且然况庶民乎按

大明令及律雖許同宗立嗣然皆謂其人生前自立而無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絕其嗣使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今庶人

之家若其生前自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

者從其自便若夫其人既死之後告爭承繼者

無非利其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

脇之使繼彼肯從哉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

意自今以後宜 敕禮官定制其人若係前代

名人之後或在今 朝曾有大名顯宦者以宗

法爲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

之宗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

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

之子雖其世系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又凡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爲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旣明而爭訟亦息矣

祈父壽醮疏

竊聞居高聽卑大造握死生之柄養生追遠孝子展愛恪之心恭叩玄穹謹輸蟻悃鼎臣父恂壽踰八十去日苦多嫡母吳氏背棄十年音容杳邈存者奉侍左右難傾菽水之歡沒者攀慕松楸空懷負米之恨幸叨道庇得廁賢書念罔極之罕酬痛沉淪之莫極爰修齋醮追薦冥途早冀生天速離苦海又爲存父恂日薄虞淵年衰榆景頽損已壽求益父齡雖修短有數不敢



妄徼天工而旋轉無方仰望曲回神力庶膠木  
平均之惠少荅涓埃義方式穀之儀長侍朝夕  
懇乞鴻慈俯俞塵請無任激切虔禱顙望之至

附二跋

叔父既奏此疏三日後夢

天示田單火牛四字

祖父身服六十四卦衣

叔父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龍頭二宦

官披輿地圖夾侍呈覽

叔父謂此疏恐涉要名不欲存稿

祖父謂夢甚奇欲留驗後日故命培書之

冢孫培焚沐百拜謹書

昔聞文王百歲武王九十文王謂武王曰

我與爾以三後文年九十七武年九十三

異哉聖王之言天且不能違也文康公損

已壽父之疏精誠動天矣後三日天示田

單火牛四字桂軒公身服六十四卦衣文

康公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龍頭二宦

官披輿地圖呈覽夾侍于旁後桂軒公年八十有八乃知六十四卦者取八入之義也文康公果中乙丑狀元桂軒猶及見之後

世宗南巡親付管鑰之任輔

太子監國者三月致位宰相勛業爛然媲美伊周與前夢一一符合嗚呼唯孝格

天惟德輔世豈虛語哉

萬曆壬辰歲孟春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徐學謨謹跋

多少箴

寄形乘化未能出事之外造物之累顧此身上承宗祧下啓胤祚而日就衰遲則于康濟之方宣節之要所宜講也作多少箴凡多對少而言少對多而言多少各以反對爲偶者也然多或可過過則益少不可過過則損觀過斯知所損益矣書揭坐隅朝夕覽省兼示子孫俾

永守為訓焉爾言意雖近淺頗切于人  
生日用不敢自私乃刻諸梓與四海兄  
弟共之

少飲酒 傷生亂性

多食粥 養胃滋陰

多茹菜 蔬善疏導

少食肉 厚味生毒

少開口 駟不及舌

多閉目 谷以養神

多梳頭 節髮去風

少洗浴 頻浴傷氣

少羣居 招釁致尤

多獨宿 節色遣疾

多收書 明理致用

少積穀 調乏備荒

少取名 好名損名

多忍辱 忍辱不辱

多行善 積有餘慶

少干祿 畱遺後人

題學喫虧

虧者盈之反也人情好挾權力鼓智巧每事求  
盈已以虧人不察夫物我一體彼此同然已可  
以獨盈人可以獨虧乎况滿盈神人所忌稍盈  
則虧之者至矣自虧者詎不為盈哉學喫虧患  
其不能而勉強修為之謂嫌于近小然充之舜  
與蹠所繇以分也人人學喫虧而天下無事矣

真愚先生齒踰八十追憶髫年見介菴鄭公座右揭此因手書以自警庶幾聞衛武之風而興起焉者於乎善哉間特示某謂當著數語以廣其義嘗記先諭德桂軒府君生平亦諄諄以為訓曰人嘗喫些虧好過不肖佩服不敢忘仁人君子之用心先後一轍如此于真愚之請重有感焉敬書以歸之

鼓枰銘

官閒寡出披藉之暇常留客奕因卓為

枰冒以牛革飾以鉛粉遂名之鼓枰每  
一落子填然有聲于飽食之後尤宜也  
林丘怡老之具此其一矣銘以識之

夫奕自古緣戲鬪智奇正之變攻守之勢鼓枰  
維革革彼故常化實為虛易圓以方聖亦有言  
為之猶賢機隱慮忘德載靜焉寵辱勿驚得失  
罔較孰怒而頰孰矜以笑鼓者填填宜于素飽  
商山畧遲挾以終老

雜說 三則

神物鬼各自爲一世莫不有虛靈之性愛惡之欲攻取之情感應之理消息之數厥所處咸在天之下地之上人之中莫能外也若任數忘情無欲一理歸盡性達至命外天地人物而非物鬼而非鬼神而非神斯出世矣於乎難哉知其難斯無難

令奚以擇令非其人民病且死矣傳曰耽如打五更謝令推不去民苦于惡令其情可想而識也予官中朝每邑令缺輒諮訪選人中擇可者

疏其姓名舉之于銓曹旣得除則就其人諄諄語以地方之利病生民所苦樂及古人循良之政愷悌之效以後先之是宜得賢令也矣曾未幾何不以貪墨敗則以苛刻聞不以夤緣進則以翦冗廢竟未有循良愷悌著遺愛延去思如古人者爲之嘆曰知人寔難可者且爾其不可者又將何如豈吾擇之未審耶抑書生心無定主遷於物而靡於風聲也國家重甲科羅天下士固將使布列庶位敷政宣德化以活吾民何

賢者之寥寥若是思之久而得其說曰是氣運使然非人力也夫令使人擇已非美事况屢擇不一得焉又安用擇耶爲令者亦多矣可盡擇耶吾其已矣吾民之命則懸於天矣獨且奈之何於乎豈獨令哉

殊絕之女靚粧素服風格天然人爭覩之者悅其美也其大面厚粉廣唇穠朱形貌可恠有如鬼物人爭覩之者駭其惡也女之見人之覩之亦自矜其色謂足以動人矣而不知人之情則懸隔如是士爲人所愛憎其情狀何以異此

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十  
書牘

與胡可泉太守

與陳侍御

與總憲歐陽石岡

與葉學憲

與陳中丞

與東湖都憲

寄歐陽石岡巡撫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十  
與王肅菴太守

又與肅菴太守

與致齋司馬

與袁州伯

求重脩翰林院記書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十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書牘

與胡太守可泉

昨者齋沐叅拜因有賤疾已謂稽緩適涉疑嫌不敢進造墀下重得罪矣茲以公事仰陳迂愚之說伏惟裁答流賊順流而來不敢窺石頭逕趨瓜洲其意不在淮揚則在常蘇耳京口丹徒二處阨塞難進又聞官軍追迫其勢必迤邐而



東旣東則孟瀆河下港福山港諸河皆深濶可入而腹心之慮尤在下港福山旣入下港則江陰無錫不可支矣旣入福山則常熟崑山不可支矣又其東則入海七丫口劉家河皆可議也爲今之計須併力禦其外而不宜專意於守其內外旣固內自可高枕矣禦外之策兵壯不足恃也須於沿江港汊水底植竹木椿五六處每處廣丈餘每椿相去三尺許大小橋梁悉皆撤去磚石徙填南岸木材遂以爲椿民間大小船隻皆斂而南散寘陟澤之中如此則鼠輩豈能飛來邪不然而區區焉於內守郡城堅完可以無虞而其它無城可守者寧免血肉於豺狼之吻乎三吳之民皆朝廷赤子一郡之民皆執事赤子伏惟裁詈而施行之幸甚幸甚說者謂此賊敗亡逐北之餘勢必不久此大謬也蜂蠆之尾尚能毒人况三四百衆皆曾熟經戰陣諳閱事情狙詐百出獨不可慮乎不幸其不久而貴吾可以自久不恃其不來而貴吾有以遏其來

履文身公文草 卷之十  
此保障之上計也何如何如暑雨爲時自愛不具

與陳侍御

伴來蒙遠賜鈞翰仰荷記存承諭崑邑築城事極知仁人君子爲生靈造福尤銘刻不敢忘也第此事重大恐非數萬銀所可辦古人云濟大事者不惜小費又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伏望留神更加擬議施行幸甚幸甚敝邑倉庫錢糧累鉅萬計城垣防衛之計當先公後私愚意欲將

舊城臺西邊恢拓將水次官倉圍之城內所增城垣不過二里許耳伏惟高明裁之其修築之務所最切要者上下臺牆俱用膠粘黃土若用潮沙不三四年遂崩壞矣二城脚須用白沙堅石甃石塊要扁而濶四面方正鑿平則縫細而石穩潮汐逞來不能嚙石中之土不至下空而上崩塌矣磚用膠土灰用堅石必得山柴燒者爲妙蘆柴雖賤所燒磚灰俱不堅爾城垣須高二丈五尺女牆五尺庶奸人莫能踰越城基厚

與高等乃可城樓水關之費亦不貲俱望經理  
令工直有餘剩庶可爲永久之圖也會奏本橐  
須通說蘇之崑山嘉定常熟松江上海常之江  
陰皆傍近海鹽徒海盜不時出沒公私可慮方  
見公道然錢糧處置一時不前又恐當道難之  
委曲運用之妙全在二公筆端耳此間某自當  
盡心也近日蒙召對嘗備述鹽徒海盜縱橫之  
狀以聞於天聰矣石岡公所轄地方廣遠未免  
情博而不專茲事全賴臺下體國憂民極力幹  
當庶克有濟耳至望至望

與總憲歐陽石岡

忝來辱台翰賜教并示賦役文冊重感體國憂  
時思欲舉東南數郡疲瘁餘黎措之於衽席之  
上甚盛心也甚盛舉也豈勝欽仰第竊官於此  
未得九頓首臺下以謝大疏已下戶曹儉鹿司  
徒頗亦能體悉不日當覆行也築城一事賴大  
人君子軫念億萬生靈建此無前之績况天時  
人事適相符合若失此盛會犬馬餘生更無可

望之日矣至告至告

### 與葉學憲

昨者憲節于邁適以賤疾昏臥坐失賀餞迄今負歉萬祈情宥想惟先聲宿望振動齊魯士風當翕然丕變矣向竇曲阜鄒縣諸生若已經具眼必喟然興慨以鄙言爲不誣秋闈竣事之後萬希介意處分必使田野俊秀皆彬彬興於文行斯爲善矣若孔顏二氏固不待言也偶因風便草率奉瀆

### 與陳中丞

某疏庸無似重以公私擾擾不能以時起居適承台候履祉倍常爲慰某顧不自揣往年條陳七府田糧積弊雖不能盡得其底裏然亦頗發其梗槩矣彼郡縣之姦初謂人莫之知而陰爲之猶可說也今旣聞之天子下之戶部執事復承明旨行之所屬而有司者視爲泛常不行釐正則姦猾鼠輩自後復何所忌憚耶反覆思惟茲事勢難遂已伏望爲國計民命留神一掃除

履文康公文草 卷之十 五  
而蕩滌之與之更始不勝幸甚幸甚

### 與東湖都憲

日者造次晉謁得承高論且讀累上封事益知大君子宏抱遠覽處已囿物之道果出於尋常萬萬也敬歎敬歎不已承下問金花銀布驗派之事歸得腹疾累日不能具狀茲敢齋沐以布諸下執事前輩建白前項輕齋本爲重額田糧而設法意甚善但向來主事者徃徃以私奉要路加以奸豪把持官府胥吏乘射賄貨盈縮飛

走任意所適是以小民不得均沾去歲驗糧均派其弊遂絕誠爲一快然小戶糧少銀至幾分布至幾尺監收人役因其輕易或可乘機加倍漁獵較之舊法終是零星若得州縣正官肯盡心民事磨勘計筭人人如敝府胡知府周同知不問田之官民但論糧之輕重仍舊量派亦無不可若曰盡派民田此與立法初意大相背戾或者不可嘗以是考之輿情不謀同辭非某一人之私言也伏惟仁明垂照裁督小民幸甚

一金花官布前輩建明本爲重額官田而設名曰輕齋以寬民力也往時於五斗以上田全派金花其四斗三斗已下量派官布白銀一斗五升全徵本色近年以來驗糧均派雖可以革書手之弊然已失立法初意若復以派民田則背戾甚矣蓋官田間有輕者終是重額多民田間有重者終是輕額多况歷年被書手任意更改涵殺今之所謂官民田正不可恃以爲準則矣愚意欲派銀布只論其

糧之輕重不須問其田之官民仍舊驗派庶爲利便但府縣或以奉承達官之家書手或以賄賣豪強之戶使小民不得均沾德惠此不可之大者尤宜嚴加禁革

一暫徵謂如某處災荒分數不多難以奏蠲者上司權宜處補議將某處某處幾州縣耗米暫加幾升幾合或將荒山肥瘦蕩田原無加耗者量加幾合以補災傷不足之數此乃一時不得已之策次年當明白告諭小民即

行開豁停免爲是却因循放過不復查考會  
計之時照舊派徵遂如常額使府縣總書據  
爲窠巢通同糧房吏書扛頭糧長奸頑人戶  
將歲辦之外羨餘糧米侵分肥家其來非一  
日矣大家小戶筋力膏血乃以饜餮鼠輩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

一拋荒積荒坍江坍湖坍海拋荒田土或因  
天時告災或因人事不舉小民貧難逃亡失  
業遂使輕重稅田鞠爲草莽拋荒旣久遂成

積荒處處有之奸人乘機將常稔膏腴之田  
朦朧捏報拋荒積荒坍江坍湖坍海之數自  
種自食稅糧原額令州縣人戶不分大小代  
其包賠是何理也

一坍海惟上海嘉定大倉有之坍江惟江陰  
常熟崑山有之若坍湖各縣絕少何者湖水  
不通潮汐芟葦叢生漲多而坍少今一槩混  
報使利入於已糧派於衆此皆總書之弊可  
不蕩滌之乎

寄歐陽石岡巡撫

昨者敝鄉孫院長先生之任留都曾具短啓布  
下衷計已徹台覽矣茲者復爾喋喋緣事體關  
係地方生民非一人之私不敢避未同之誚也  
生向時所進東南七府清查坍荒田糧之疏仰  
荷聖明准行今已十閱歲矣前巡撫先生遷代  
不常雖有公文行下而有司視爲故紙未嘗一  
加之意是以因循至此今者幸遇大君子忠貞  
明達上念國計下恤民隱銳意剗革田糧蠹弊

此千載一時也六府州縣官惟是敝府知府王  
儀頗能仰承德教盡心竭力作而行之奈何各  
縣鄉官不存天理不審事勢不畏國憲造言生  
謗百端阻撓生不得已復上此疏者誠有所激  
而然也重念七郡小民遭罹奸猾詒害無窮其  
勢未已嘗對天日暴赤心誓不與鼠輩同此穹  
壤若事復有齟齬雖更上十疏觸犯雷霆斧鉞  
亦不敢辭也伏望亮此愚悃畱神省咎早賜施  
行卹剛豪不得怙其私貪猾不得售其奸千百



萬生靈謳誦鼓舞道化于天開日明之下則豐  
 功偉績將跨周文襄夏忠靖二公而獨盛矣又  
 蘇松二府州縣介在江海湖澤之間每歲錢賦  
 供億寄頓倉庫以數百萬計人民生聚日繁一  
 日皆朝廷赤子而各縣舊無磚城一遇鹽徒行  
 盜猖獗則公私皇皇無所恃賴元末張士誠掩  
 襲僭據之事前轍可鑒也竊惟我公在上大受  
 天子旬宣保障之寄若少動尊念則茲事可坐  
 而策矣它日二府士民建生祠祀公生雖不才  
 寧不能操觚抽思措一辭以紀其成哉

與王太守肅菴

竊念敝郡賦稅甲天下以田多額重而然小民  
 終歲勞筋苦骨瘁於樹藝稻穀未就銍刈而徵  
 科之令下矣公輸私責旦夕而罄曾不得少有  
 儋貯石藏以養其父母妻子此天道神明所共  
 閔痛者也一郡之田惟長吳二縣為上何者獨  
 居腹裏壤高而水平上脉膏腴無它縣江海擊  
 射嚙缺沙瘠之患故其稅額加耗當重於他所

今聞執事加志於邦本查出崑山常熟每歲代  
二縣多出耗米至七萬五千餘石者已四十餘  
稔於乎細民豈不冤哉執事功德豈不大哉仰  
惟

高皇創業之初但係賦稅升合差錯多寘重典  
蓋以釐革元季郡縣因循苟且之政里胥飛走  
出入之弊而然今此事意必有往年撫臣一時  
權宜處補之令若徃而不返承訛踵壞以至于  
今則總書之奸也執事仁明旣已洞照必且爲

崑常小民憤嘆不食一舉而正之竦息以聽者  
旬日矣而未聞指揮者何也意者長吳二縣早  
暮承役之人得以異議動搖執事之初心乎各  
縣稅額正耗輕重自國初行至成化間此係成  
法因權宜而遂使失正不謂之變亂得乎切惟  
四十年來糧長小民坐此箠撈庾禁流亡而歿  
者何可勝計此尤仁人君子所當動心者也君  
子平其政今使田上者稅耗反輕而下者反重  
謂之平得乎此事譬之二人擔水而力有強弱

履文房公文章 卷之十  
強者雖加以斗升未害弱者雖本分尚不能久  
勝其勢然也乃挹強者以益弱者使一人攘臂  
而趨一人困頓而不能前或遂委億以至於斃  
仁者見之忍乎執事素以除奸剗弊濟世安民  
自任何有於此事當畢之於盱目彈指頃耳望  
加之意視崑常二民均執事赤子皆國家供正  
之臣一洗謬戾以正舊典以慰今昔之望毋爲  
異議所奪幸甚幸甚其各縣紛覬之弊自知言  
輕不敢多談

與肅菴太守

昨舍親王都事南還因一書京師鄉宦衆口沸  
騰搖煽臺諫諸君將事出不虞故造次奉書過  
於激切干冒尊嚴負萬萬罪近者錢道長籍行  
取來乃云常熟地方有無數逃戶因聞執事查  
明田糧已相率來歸有起蓋房屋有苦搭廬舍  
欣欣然思開墾舊業矣續聞李松道長之疏旣  
行仍復拆卸屋舍痛哭而去繇是言之則事體  
之損益民情之休戚槩可見矣新巡徐君舊在

陽谷作尹亦曾丈量田地查清稅糧彼處士民  
至今德之側聞撫公新政卓然務剗吏弊以甦  
窮民斷非因循故常以詒蒼生之害者又得執  
事仁明大賢承之真所謂千載一時也近日曾  
與梁司徒極言存糧之害彼亦銳意清理生不  
日復有小疏再申前議矣執事其益堅初志勉  
卒垂勛爲吳民造無窮之福則廟食百世遺愛  
豈在周夏二公之下哉至望至望

與致齋司馬

病中承枉顧抱感昨見錦衣陳君䟽論街道溝  
渠事此目前要切之務非惟公私均受其患而  
律之以先王經國畿疆封溝之制似大不侔矣  
四方遠人必有目擊而心非之者今聖君賢輔  
明明在上豈宜因陋襲簡如此鼎臣每爲之長  
太息欲言而非其職也若陳君可謂能顧念職  
守者矣第所云止于東西長安五府六部大街  
而不及其他惜乎太狹爾愚意京城大小街道  
溝渠孰非有司所當經理者乎茲事幸遇公看

詳施行必有非常規畫一舉百年廢墜匪直區區小補取具文移而已也病餘竊爲公私慶幸用獻狂瞽仰贊高明伏惟照察不具

與袁州伯

使者來辱示疏草憂民體國之誠溢於言表敬歎敬歎地曹自當覆行之無疑也聖天子加志元元諄諄以慎選守令爲訓若任守令者人人皆然吾民其有瘳乎來翰云親蚕嚴視側聞贊襄嚴視想當作嚴祀書者之誤耳凡今禮制皆出自宸斷大臣將順行之區區不能贊一辭也恐又是傳之誤呵呵衰病日臻日劇蓐鱸之思未知何日得遂長往身外之事已付諸浮雲逝水久矣使還草草奉復

求重修翰林院記書

竊念翰林院久矣敝漏弗稱嘉靖五年春執事視篆移文工部前後通加修葺始復完整今年春三月上命禮工二部即翰林院建造敬一亭相度後堂後空地逼隘乃議撤馬槽廠工肆改

造于南偏遂拓地八丈有奇鼎建敬一亭六楹  
少師邃庵楊公某某因念大學士學士題名前  
此未有作者乃言於工部即敬一亭之左右建  
碑亭各一座某復以院中有倉無庫無所庋閣  
欽賜書籍貯頓附寄俸給等項學士負多大房  
數少乃移文工部於院之左隙地造廳事六楹  
左右耳房六楹以爲學士大房其舊有大房左  
一區以處侍讀學士右一區以處侍講學士若  
大學士齋房二區復加整飭於是院中規模氣  
象巍然煥然大改前觀矣是役也內閣諸老實  
主之而執事暨西樵方公紫巖崦西中峰諸公  
寔相承之計工度材經始慮終則司空童公少  
司空何公潘公其作而行之則營繕郎中金君  
廷瑞屯田司主事劉君悌而往來董治夙夜匪  
懈以克有成功者何公與劉君也睠茲盛事不  
可無名公雄文紀述顛末以示久遠敢以布諸  
執事惟執事重加惠焉

附家書

父書與男履方我因無錫交游留餞今晚纔得開船家中凡百草草十分放心不下汝可奮然勵志以讀書修行爲首務以治家防患爲要機我雖曾諄諄戒諭恐汝志氣懶散未知緩急利害視我言爲迂遠日常只悠悠過去故又瑣瑣作書汝可藏諸篋中或揭諸坐隅朝夕省覽讀書以體認道理變化氣質爲本日用間遂能隨事用得書著後日推諸政事皆是今日所讀的方好若只以此爲媒利祿竊名譽之資便非好

人修身須先謹心術存方便心術端謹念念以濟人利物爲務則天地鬼神自然呵護福祿萃止災禍自遠壽算自長其次則須寡欲節飲食方是保性命綿宗祀之基本縱于色欲荒于酒食往往夭折汝其猛省猛省治家嚴內外之防謹上下之分此第一義也讀書自今日始務須勇猛精進思惟此身已入學矣便有榮辱二途甚可畏也來春歲考便有賞罰若他人受賞我獨受罰有何面目見奴僕妻子哉猛省猛省

家中飯米另貯一倉或就貯廩內務要支數目明白各家人房內多留親戚潛住着進喜進安不時搜看但容留人在房內就拿來痛打二十此最緊要祠堂完了擇日奉安神主設祭西山并東園橘樹須分付用稻柴包好根頭澆過豬泥糞却以稻穩或礮糠護煖方可不然凍死可惜盆內虎刺將二缸合定或稻柴厚包亦要糠穩護根錢廷輔家每年還本銀三十兩起四年爲止與顧奎說寫在帳上了各家銀還過討他收票寫帳明白施先生銀一百兩宋二官人銀六十兩你收了還各家銀省了米打白明年糶得些銀子還得朱尚書家些本錢甚好甚好有一小簿是嚴墳收註還各家銀錢帳在上京高紙者尋出寄來原欠宋二官人店銀淨欠四十七兩九錢六分先將顧贊銀十兩還他其餘就在六十兩內除還清楚寫來回我早晚分付家人在外不可生事害人如有此等痛治痛治筆不盡所言推類以行之



又

父字與男履方收看我自在家起程至十一月廿一日水路到東昌遇郡守李同年留住雇車直至廿八日方就陸路至十二月初八日到京一路人夫轎馬俱得如意且幸遇天道晴和不爲辛苦水路陳布政船爲賊所挽幸而敵退陸路有王布政等車十餘輛在良鄉下邊舊店地方爲賊所劫殺典史一子射傷五六人劫去銀六七千兩我與王循伯親家車轎只隔半日耳

可爲寒心賴 天地祖宗陰佑一路平安雖家人大小了無一事可喜可喜途中長夢見汝祖并祖母此書到日可做羹飯告知於某日到京一路平安祠堂曾完否曾漆油否神主曾請入否收十月二十日寄施中堂書已知家中大槩縣中作待學中拜見只憑二伯父三哥張主汝只可因人成事今後不要承攬事來家中幹雖尊長有命汝只以家中無人照料善言和色緩緩辭之地面并後小屋想已完今後不可留匠

人雜做大率以省事節用爲治家之要清心寡欲讀書脩行爲立身益壽之本此二言者汝與歸本朱端禧可各寫一紙揭諸房闈中朝夕省察殊爲有益提學若二三月間出巡歲考汝考過方告隨任讀書若打聽不來使人到南京告了朝覲後提學必陞矣毋悞毋悞梁叔公處讀書曾備何酒禮送過去如何書中不及山頭去人若是二伯父并滑七伯張尚質已主張發遣顧輔一房去了也罷須再三叮嚀分付改過圖

新不時教人訪察他行動如何得他果然學好留他在彼若有些須無禮便著落的當人去拿回依舊放他山後去此書到日便叫顧壽回來分付凡在山頭人不拘大小俱要時時關防鈴束互相勸戒學做好人他日好生看待他若一箇在彼無禮生事或欺凌小民或奸人婦女或吃酒撒潑與人鬪毆或養放六畜損壞樹木或被入偷盜蘆頭茶葉果木等件或自己侵欺家主財物或容留閑人親戚搬運偷盜凡有過惡

卷之八  
決然連坐不怨

又

父平安書與男履方等收看北虜初甚猖獗幸賴廟社威靈稍稍避去京城初亦戒嚴我家亦積買煤米預備後得無事今又在山西地方擄擄明年又未知如何也大抵此事乃國家大計我輩義當同其休戚至于吉凶禍福又自有定分不繇於人汝夫婦不要懸念明年欲尋便送汝母輩回家庶乎我身輕快縱有憂患亦易處

耳我心只望汝讀書修行成身成名光顯祖宗撐立門戶垂裕子孫我雖以死殉國亦無遺憾勉之勉之

又

父書與男履方等收看二伯父滑七伯累有書皆云孫男岐嶷勝常見且好養此是天地祖宗蔭庇所致汝夫婦二人可不朝夕立心積善以迓福慶前書寫回要另積米每年一百擔施人此事果如何矣陸續將施過事績數目寫來

我知不拘何人但的係貧難的方可與他族中  
人一應該補助周給事就在此內支用至囑至  
囑莫誤莫誤出去討帳之人逐一重言分付令  
其將就了事銀子不多但要從容宛轉取完不  
在于狐假虎威做聲勢欺凌小民也官糧私債  
作急清還討得銀來先了朱尚書方來天成若  
有餘送還揚州高大先生家本銀一百兩或五  
十兩亦可再寄百兩來我用姜處李仁山云尚  
欠他十兩作急還他宋良器家米與銀今年了

得完否米該今年足若中堂不在官糧銀布尤  
要早了猪行之事汝不做繇其自說久而自明  
奎侄不在外生事如何說得他著大家學好修  
福上榮上榮如顧鈺不學好不修福忘恩背義  
奢侈浪費今日如何悔之晚矣供給房錢連年  
舊欠租債其十分無措貧苦之人打聽仔細便  
慨然饒他就作他人之數亦無不可一應討租  
債之人切須十分重言戒諭分付顧勝張文金  
果朱敏孫貴等俱膽大無知但上來便分付小

心不許欺凌鄉民在外生事近又聞知顧輔專  
一兜攬鄉民官糧上倉代納俱是托我家名目  
虧官損民壞我家風務要訪察仔細捉拿痛加  
懲治上覆各厥糧長但遇其人來就拏送回來  
切不可准他攬納顧輔進福二人月米我前曾  
寫回如何至今不關與他禮義生于富足盜竊  
迫于飢寒不管他衣食小人何恃而不爲惡也  
須是管顧他了方可禁戢它打罵懲治彼亦無  
怨跟隨在京人朝夕有打罵且勞碌不比在家

顧載母妻顧蕙好好看他顧蕙弟四郎採華弟  
俱送上來此間少小厮使用故也如你要用隨  
分留了一个送一个上來若留四郎在家亦要  
好好照料教他成人管顧他衣食容妻旣與人  
也要安插它得所其夫可念也它田地租米之  
類用心與他查算取討官糧大家替它每年還  
每年替它還十四五擔罷它有本銀廿三兩在  
大家故也其租債贏餘以六分與顧蕙四分寄  
來採蘆夫婦不可容顧蕙妄費也進慶妻須分

付曹安金杲尋會織綿布紡花的至囑至囑莫  
誤莫誤聞曾討一當會織布的如何不見送來  
如討得紡花婦女來紡車定子什物等類須多  
買些來

又

自今年已後再另收租米五十担連前一百五  
十担作濟人施物之資只除水旱凶荒之年家  
中闕食不施但飯米有餘便須捐施次序先宗  
族次鄰里次墳鄰次不拘遠近親疏但遇十分

困苦的便要隨空賙濟不可有分毫吝惜之意  
藉此少積陰德爲二孫男福祿之基豈不可乎  
只如前幾年要還宋良器米一百五十也只得  
無奈今爲此善事有何不可况陸續與人有餘  
只管積下每年那出此數可以多少隨時紳縮  
絲我但不可聽僧道尼姑道婆賣婆童子哄騙  
爲無益之事耳天真度牒如何了其每年之米  
就在此米內與他若清真觀徐道士或城隍山  
神二祠有修理創建之事布施者亦在此內支

用此帖收好子孫永遠遵守毋忽

又

此月十八日蒙內閣推題經筵講官得穿大紅服色奈此間羅段等件皆貴甚無銀可買今且借穿可着人送書與賀仲芳浼他織來省你費心汝毋不知幾時起身家中凡百事如何有便勤勤寫書來我知此後又不比你母親在家萬萬小心謹慎修身進學做好人求進步惟日不足不可仍前懈惰以取羞辱二伯父大人因時

鳴行急不及奉書你可稟知題入講筵事此後自有書拜也親友相見一一說我上覆梁太公并丈人列位叔公俱致再四意勿誤勿誤

又

向來父母暨汝姐而下俱安好無事前月廿六日收初三日所寄書知汝夫婦孫男俱平安此後家中凡百事皆不知如何但有便頻頻寄書來莫誤莫誤科舉果得放否府尊縣主雖加相厚切不可憑人哄以事囑他縣中等閒不可進

去相見分付家人倍加小心謹慎毋得恃熟不  
尊欺凌它人惹氣惹禍聞昨者在家討債之人  
甚是在鄉作威怙勢汝知之乎但有此等痛責  
不可輕恕採芝性氣頑劣可重言分付它若無  
禮痛治不要容它可將我書念與他聽衙門推  
陞本已進今日施先生要行因待旨意逗遛半  
日幸叨 天地祖宗蔭佑 朝廷厚恩三年考  
滿纔過就得陞五品京堂官捫心自愧無以仰  
報此書到日可稟伯父擇日告祠堂并告謝家

堂城隍山神各處墳上再作計較也餘伺後再  
報

又

日來無事雖京城時疫大行歿者甚衆我家長  
幼男女婦俱安只是人多米少三四月來已糴數  
担月初又糴數担矣所寄黃太倉米不知多少  
聞四月廿日纔起身如何接得着也戶兵二部  
銀缺乏百官春季俸并柴薪尚未闕若只如此  
士夫如何過遣聞提學往徽池矣崑山不知何



時考過汝與歸本皆可愁一考過便尋便寄書  
來至囑新巡按甚利害平生不通絲毫人情比  
之提學尤甚可重言分付大小并各庄家人小  
心小心不要惹事不要惹事至囑二伯父并諸  
兄梁歸朱滑各至親家也要與說知汝于府縣  
事不許分毫干預尚質奎并汝三人尤宜在家  
守分不可放肆 大明律上不許爲者切不可  
爲犯了法度便難解手近日許伯基王惠叔子  
并四舉人可以爲鑒矣語云君子懷刑又曰智  
者不憂二言可時常省之

又

顧升狗奴如此害人如何縱容他也不寫來我  
知毛升狗奴惡已貫盈李槐雖出亦是舊奴彼  
如何只管拏他鎖禁踢傷致死殺人者死法不  
空貸三兄亦不空庇護它死者之寃結而不散  
必有受其殃者矣任李槐之子自爲之汝斷不  
可主張分付一言也顧升之事其理亦如此矣  
省之省之

又

昨日蔣監生到收家書所云其家寄田之事決不可容各家寄田伺後造冊都推還各戶聞知朝廷英斷新政必然更張我等宦家尤宜預先改正切不可如前苟徇人情自犯不韙親友見怪以我書與看鍾五官人旣以葬在地上待我回來議之

又

此中無事我二人俱安好新生男出痘初似不好過八朝方回今已復舊向來懷抱不佳全仗酒醴陶寫寄來者已飲盡要做又無糯米要買金華甚貴且無餘貲日來正闕適常熟王循甫寄一大罈來得朝夕供數酌歲終當盡矣奈何奈何二伯父三哥必因陸事惱心如今尚未知如何了水老似有生意亦未審畢竟如何切不可在人面前講它家事當今之世只是閉門喫薄粥讀書謹行以圖出身此爲上策一應閑事不須多管虧人利己之事切不可爲日夕分付

家人不要生事虐害小民至囑至囑宰相不過  
千人口言犯衆怒者必有禍也已有明驗矣宰  
相尚然况常人乎趙祥說山頭各樣樹皆已茂  
盛果然否南山上石峰山潭心對我家穴地處  
倘要賣千萬買了便吃些虧也罷蓋有故也韓  
能住園上果樹如何橘樹楊梅花紅年來俱生  
否有便逐一寫來我知唐禎伯所許桃梅杏樹  
若東園無處栽種在山前地上分付陳勿多尋  
些好種各色花樹等我回來不虧它也

又

我賴 天地鬼神庇祐今歲九月蒙 朝廷厚  
恩官陞一品至十一月又荷詔恩得關領一品  
誥命得贈封四代此皆祖宗餘慶非偶然也閏  
月望日已祭告改題神主訖茲念族中子孫貧  
難者多理宜周給此帖到日孔修賢侄有原賢  
婿可令人到鄉間報各人來照後開數關與仍  
將關過數造花名細數回報勿誤勿誤次要查  
考長幼名口的確勿容人通同我家狗奴虛捏

冒領至囑至囑先期密使的當人查各家男婦口數

一 家族人凡年老年大者并婦人殘疾孤苦者俱給與糙米一石其他婦人八斗男子年十六歲以上者六斗男子年十五歲以下者并女子不論大小俱與四斗

一 顧錦弟兄三分雖曰得過也要與他鏞鑑二分各與糙米石承祿與白米二石助其進學已上須孔修有原查訪的確眼同給散不可容家人輩作弊將低米混與亦不可升

合虧折有名無實至囑至囑

一要置贍族義田待我回來斟酌處置

寄孔安侄

自孔昭孔仁沒後神志荒落衰病日甚雖勉強支持應酬然公私職業俱廢至冬以積勞後感寒一病二月餘幾至狼狽其所從來蓋以骨肉凋謝中情受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鄉人來輒聞賢侄身子漸強手足亦漸復舊昨得家信見是手筆尤不勝欣慰但云肉食倍常此則不可

不講也羅謙甫云凡中風人多善食蓋以脾土被肝木所侮引飲食以自救不知土盛反尅腎水其害不淺不如多服藥少肉食之爲美此出衛生寶鑑雖記不能詳大意如此可與春林父子商之此中世事履方能道茲不及我不能與時浮沉株守此官已將七載人皆爲之不平而我處之泰然畧不以爲意新春正月二月連得兩曾孫此祖宗餘慶非我薄德所能致也知之文徵兄弟諸孫皆知之吾崑進士未曾如此少

一者學中風水爲楊華所壞二者山上近爲山精侵損之故昨楊中堂乃云山精往往假托盛族名目故難禁耳果然可查出處治或送縣中治之大抵此山雖小爲一邑之鎮關係非輕而爲士夫者稟受靈氣尤所當愛惜豈可容小人射利以損害大計乎貞菴祖宗墳墓在上尤當用心管理相見一道之

璠謹按

府君自嘉靖七年十一月以進講洪範稱

旨超拜詹事府詹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左  
侍郎至十三年冬歷三品俸凡再滿考僅  
得進勲級故曰株守七載處之泰然蓋府  
君自以講筵叨

聖眷終不肯隨時俯仰依回議禮故時宰得而  
尼之弇州先生叙像贊甚悉此可見府君  
諤諤風裁屹然中流一柱非徒恬守止足  
已也仰誦遺訓敬識於此

五世孫晉璠謹識

### 與歸壻書

平安書與本齋賢壻收看新年又增一歲知青  
春亦不爲小矣嘉靖元年應天鄉闈所謂龍飛  
第一科得廁名鄉書尤爲榮幸賢壻亦有意乎  
如果無此意則任自求田問舍多管閒事萬一  
有意於科目之事望撥冗作文讀書作論表與  
履方立定書程日夕發憤用工以圖必中愚老  
夫婦不勝幸甚聞提學頗嚴切風聞行事汝與  
履方不獨要百倍用工以伺其考較背書看課

又須簡身修行守其教條上策上策不然升沉  
榮辱所繫不可不謹也茲以進福回燈下草草  
新書寄回不得多想收矣

又

知賢壻善於生計不肯浪費此成家之善道非  
保家之遠謀也若欲保家須是讀書以圖科第  
行義以永福澤外此非所知也至若干預官府  
錢糧與市井小人交關以苟得分毫之利不顧  
滔天之害則亾身喪家之事非士君子所爲也

區區宦情素薄今又爲言路浮議不情進取之  
心益消沮無幾矣所望子婿聯翩而起以繼書  
香吾卽當奉身而退以樂餘年耳科場之事近  
在數月賢壻與履方近來作麼功課見同儕如  
王同祖輩高飛遠去亦有意歆羨而願學之乎  
此真吾所深願而未敢必者惟俟天命之何如  
耳

又

累接手書知凡百之事皆爲我用心處分深荷

深荷此間長幼俱平安二曾孫俱頗長養新生小男稟氣甚壯亦已滿月老年生子殊無緊要縱得成立亦不及見矣呵呵前月廿九日孔修來奉列祖宗神主訖履方所處家中大小事賢壻可與計較停當外邊之事尤在寬和不可太過如張允清於顧勳女壻之類是也我因二處公事俱要周旋終日不得在家履方作急收拾來勿與人流連杯酒不顧正事也

又

此間自我而下皆無事第四子并二曾孫俱長養漸能行矣家人與外人相爭只打家人爲是若家人自相爭論或相打相罵須要分別是非曲直方可服人今後來告訴的須要虛心斷處處治不可偏聽致有虧枉凡事皆然不止此也  
謹按

曾祖考文康府君家報中所謂新生男第四子卽吾祖考贈文林志未府君也

文康府君舉祖考最晚故有不及見成立之



語比捐棄纔六齡爾於戲豈知今日蒐刻遺  
集吾 祖考倡之吾 考成之哉不肖兄弟  
逮事 祖考竊見追慕永思動形唵詠談及  
遺集輒唏噓者久之於是以致蒐刻屬吾 考  
吾 考游學之笈薄宦之轍兼工哀輯漸積  
將成編而一病溘然疾革諄諄以未覩全帙  
爲憾屬伯兄咸正卒業咸建追隨彙集今始  
克告成焉於戲 祖考以藐孤獲衍陔卒舉  
墮典庶無負成立之望要非

